

義演史全朝清



I246.4
108
2-2

李伯通 著

清朝全史演義

中国书店影印

B 616031



續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封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時機未至不可急時機已至當努力錯過時機不再來大起干戈又何益三藩赫赫吳耿尙背明降清富貴極一例封王蔭子孫如何日久還謀逆謂主薄德臣孤恩曾以兵權屬漢人珠江以南五嶺北烟雲一氣相吐吞謂人思明天厭滿堂明後今猶存春秋九世仇必復大義要待臣民申不罪三藩罪清室由此起兵說亦得可惜緬甸擄荒城龍子龍孫孽遺子可惜屠刀霍霍磨殺盡漢人嗟喋血當年潰亂出清宮胡不反戈犯朝闕胡爲夢夢失時機坐待天驕振翩飛八歲孤兒年二十龍顏隆準天日姿一朝撤藩下明詔朝臣惶駭主不疑措手不及雷霆走全局忽翻風雨馳此時波掀江海倒滿漢爭存風迅掃滿能勝漢半壁收漢能勝滿黃龍搗三藩攻守要同盟號召四方須及早不憂兵馬不騰驤但憂憂傑英雄少吳藩畢竟性疑猜得士都非將相才同藩驕蹇耿藩黃白金銀總禍胎可憐姬妾收嬌豔可恨兒孫養豎駭先後起兵先後敗滿人得志漢人哀漢人何處同聲哭轉瞬大興文字獄豈非聚族定埋阮毀我儒冠裂儒服豈非收鐵鑄金

人敢藏利器罪赤族政虐行將絕漢人禍深豈止亡明國人罪三藩在叛清我罪三藩在棄明不應渡江戮緬甸不應擁衆踞滇城不應譽閩失聲援應即制勝出奇兵時機一失不可得鬱鬱干氣騰燕京

至三藩起兵做了清朝全史演義上編一大結束此編敘事即應從三藩方面開始但是滿清是個主體著書的當然從清廷叙起方爲正當此時是大清康熙十三年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已二十歲天資英敏遇事果斷所立正宮皇后係佟國維之女前編已交代清楚此時生下兩位皇子一係惠貴妃所出取名允禔一係正宮修后所出取名允禎康熙帝因醉心經史頗於嫡庶界限分別得清清楚楚因允禔是個庶子毫不出奇爲最允禎才及周期便選擇侍讀學士張英做了太子師傅照這樣看來是康熙帝對於嫡出皇兒已特別注重還怕允禎長大沒有儲嗣的希望嗎其實不然預爲後文伏下線索一閑話不表這時皇上是勵精圖治對於各省來的奏摺無不悉心瀏覽一日接到雲貴總督甘文焄及雲南巡撫朱國治貴州巡撫曹申吉奏摺打開一看不覺失聲長嘆說呀呀呀這是了不得了原來撤藩旨下竟激起偌大干戈呀呀呀吳三桂呀呀呀……你有多大膽子敢與朕相抗你這次起兵竟以滅清助明爲詞你好糊塗那永明帝由榔已被你殺害那朱三太子又在京城被遏必隆

撲殺甚廣。唐王聿鍵、聿鵬、魯王以海已剷除殆盡，不生問題。你說助明試問明朝還有甚麼嫡派旁支嗎？欺人之談。人誰肯信？你如自謀已經受了。我朝封典這和碩親王位，真是尊無二上。你兒子應熊又是我朝額駙，還有甚麼不稱心不滿意嗎？哼，哼，你有福不享，要自取滅亡，非朕仇視漢人到底。漢人是相信不得你來。你來，朕不懼你，到要與你戰個高下。決個雌雄，你勝了我，情願以中國相讓。不然你死，我活一般。漢人休想出頭拚了。拚了朕與你是勢不兩立了。當下擢過本章，召集滿漢朝臣大學士六部九卿計議。其時閣相魏象樞、魏介奇兩人出班奏說：「臣等愚見，以爲三藩功高望重，若遽行撤去，不惟無以酬庸，且恐五嶺以外乘機騷動。國家新立，人民尚未竭誠歸附，臣愚以爲收回成命可相機徐圖。話言未畢，康熙帝早哈哈大笑說：「如卿等所奏，朕將受彼要挾，今日收回成命，明日必得步進步視朝廷如無物視朕爲孺子，可欺一忍再忍，朕豈不退出山河拱手相讓嗎？豈有此理……」這時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賚見二魏碰了個足實釘子，忙即出班跪下。首由米思翰碰著響頭說：「主子明見萬里，此次吳三桂大膽起兵，聯合尙藩耿藩，分明是種族主義，欲以漢人排去滿人。二魏亦係漢人，所以幫助三桂講話，顯係是個漢奸。我們朝內何能容著漢奸，擬請皇上先將魏象樞、魏介奇明令正法。凡是在朝漢官，都要著實防備。康熙帝聽到這裏，不由得連連冷笑說：

你這奴才好糊塗。朕現在是召集廷臣討論對待三桂的問題。不會討論漢滿種族的問題。聽你這樣講來。是不是不分皂白。先將漢官一併驅除。明珠莫洛跪在地下。見皇上聲色不對。趕忙掉轉風頭。齊碰響頭說。米思翰生性愚戇。他只知道效忠朝廷。絕對的仇視三桂。言語粘搭。還要求主子寬恕一點。康熙帝怒猶未息。因說你們奏事那裏這樣糊塗。言罷將頭一掉。恰恰瞧著內大臣索額圖。這索額圖要趁此出些風頭。趕忙摘去帽子。跪地碰一碰頭說。奴才愚見。想這漢滿種族問題。是不可牽涉的。我朝入關定鼎。是以滿族代興漢族。務以德化。不以兵爭。南方三藩向來爲我們大清宣猷効力。這次由尙可喜自請撤藩。因而頒發明詔。奴才早料到三藩一撤。必起兵禍。爲今之計。亡羊補牢。時猶未晚。不若收回成命……康熙帝聽到收回成命的話。又碰入耳門。不覺微微一笑。其實這個笑是冷笑。不是熱笑。誰知索額圖誤會其意。以爲得著采頭。不覺顛頭播腦說。今日主張撤藩。皆係誤國之臣。試問兵凶戰危。國家又在新造之秋。立基不固。萬一戰爭發生。搖動國本。那還了得。照米思翰的意思。是請先殺掉象樞介裔。奴才意思不然。奴才要請皇上按照庸臣誤國罪名。先將米思翰個腦袋砍了。這砍了二字。方沒講完。早是康熙帝把御案一拍。大聲嚷說。你這奴才胡講些甚麼。這時索額圖正講得起勁。猛聽半空中打下個霹靂。唬得面無人色。只是抖戰。只是碰頭。諸位。你曉得康熙帝或喜或怒。是種甚

麼心理。那撤藩事體是他決計實行。豈有個收回成命道理。不過種族問題影響很大。現在誰成誰敗。尙沒有十分把握。如因此鬧起滿漢意見不待動手交兵。一定四方解體。真個要拍拍屁股讓出中國。定回他那裏去。這康熙帝再英明。不過再深沈不過。所以米思翰提出防範漢官嚴辦二魏。不由得觸動惱怒。沒口子罵他們糊塗索額圖又爲枉過正。益發糊塗極了。當下很很的將御案一拍。正要發作。忽聽見新科狀元韓葵彷彿在那廂吁歎。因即招呼侍臣傳韓葵上殿問話。這韓葵表字慕庵。係江蘇長洲人氏。既中會元。又中狀元。文學很好。才智很高。比因皇上傳呼。不慌不忙。匍匐殿前奏說。適聞廷臣奏議論調不一。有主張用兵南征者。有主張收回撤藩成命者。有主張殺去一二漢臣以杜絕漢奸者。并有反過論調。竟欲誅殺滿臣。以益驕寇志者。臣愚以漢臣不可殺。滿臣尤不可殺。凡處危疑大事。第一要決斷。要鎮靜。臣常同座師王熙討論此事。他的意思卻是主張撤藩。主張南征。但不牽涉滿漢種族問題。主上入關是代興漢族。不是結怨漢族。將來要做到滿漢結婚合同而化。那才算真正太平呢。康熙帝聽到這裏。不覺轉怒爲喜。連連拍手說。這才合著朕的心理。因叫聲子雍先生。何不過來談談。原來王熙表字子雍。也會在過東宮教習。故皇上呼字不名。這時王熙聽得皇上招呼。忙的趕至御前跪下。康熙帝欠一欠身說。先生請起。朕問你對於吳逆。應若何對付。王熙遵旨立起身。

來說自然是命將出征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但他所恃的是那逆子吳應熊。他以為應熊是皇家額駙。因著金福格格關係一時奈何他不得。以臣愚見皇上要下點辣手。先將吳應熊梟首示衆。一來除去肘腋內患。二來三桂祇此一子殺了他個兒子。那有不痛癢相。關亡魂奪魄的道理也。教他銳氣爲之一挫。一挫一毒極惡極這一著便足制三桂死命。康熙帝聽到這理。不由得連連點頭說是極是。極是。王熙又說此次出兵南征最好重用康親王傑書爲主帥。因康王爺公忠體國在先皇世祖時代防制宮闈內亂有勇有謀。另安親王岳樂順承郡王勒爾錦亦可獨當一面。分路統兵。康熙帝復又點一點頭說不錯不錯。事不宜遲。朕先派人將逆賊應熊抓來。當後再行點將南征。說著即向下望明珠瞧了一眼。此時奏對的廷臣還一個個匍匐在地。未敢起身。明珠見皇上目光瞧到自己。又碰了一個響頭說主子有甚吩咐。奴才雖赴湯蹈火義弗敢辭。康熙帝笑說沒有別的。朕今就派你帶人到吳應熊那邊。速將那賊犯抓來。在瀛臺候審。明珠諾諾連聲。皇上將御袖一拂也就退朝不提。單表文武百官出朝。首由兵部尙書明珠率領軍校五百名徑往和碩額駙吳應熊府第而來。這時應熊得著老父起兵確信方與金福格格坐在上房密謀一切。兒子世霖今年已一十七歲當下站在應熊背後。金福格格笑指著世霖說好了好了。你的祖父做了皇帝你父親自然是皇太子。你便是個皇太孫了。但是嗜很不

合算（何不合算之有）應熊笑說：你還有甚麼不合算呢？將來我做皇帝，你便是昭陽皇后，到得位正六宮時候，比較這格格身分，豈不要高上百倍嗎？金福格格嫣然一笑說：「瞎昨夜三更天得了奇夢，夢見你身上盤住一條黃龍，世霖身上好像也盤住一條小龍，嚕想龍應九五之象，怕的你們父子總有做皇帝的希望呢。」（怕的是繩索纏身，爲大龍小龍的變相）應熊笑說：「一定一定沒有疑義，不過我想這兩日事機喫緊，你還得入宮探探望才好。」金福格格將臉色一沈，說：「要探望甚麼？難道玄瑋小子對於姑父姑母還安著甚麼歹心嗎？」（何見得沒有歹心）嚕倆住在京城，你父遠隔雲南，父親有功，兒子也不會効力父親，有罪兒子也無法諫止，難道做了皇帝，便不顧親誼，不講情理嗎？你莫過慮，天落下來有嚕這長人去頂，（誇下海口，看你如何頂法）應熊聽到這理，趕忙起身，向著他夫人打個跽兒，笑說：「一切仰仗大力，話沒講完，（到了到了）早聽得四面嘈雜聲，浪有兩了管家慌慌忙忙跑進來，說不好了，不好了，現在兵部堂明珠大人已經指揮人衆四處把守，聲稱有旨要額駙跪接，應熊不聽，猶可一聽了管家稟報，渾身早索索的抖戰起來，畢竟金福格格是不怕事的，忙說：「嚕去一擡身，由內搶步出外，見著明珠，嚕說：「你來何幹？」明珠笑說：「望上有旨傳額駙趕快入宮。」金福格格說：「入宮要帶領這些軍校幹甚？」明珠又笑說：「此事不與格格相干，嚕是上命天差，概不由己。」

金福格格又囑說。任是上命天差。暗今天偏不讓額駙出馬。明珠暗想。一想此時必用調虎離山。方法爲妥。當於是呵著腰說。格格且請息怒。尊處是皇室至親。最好由格格親自進宮。向主子面陳一切。本部便退出人衆。靜候格格的回話。如何。金福格格連連冷笑。說你敢瞧不起。暗麼難道。暗就不敢去見主子。麼明珠忙笑說。言重言重。如此就請格格從速入宮。金福格格不知是計。忙把袖子一拂。喊聲總管伺候。總管王忠常即備齊轎轎。金福格格忙的換了一身華貴服飾。就此入宮。不在話下。這時明珠見格格輦轎去遠。忙招呼堂官嚴子虛。卽有仁兩個過來說。暗們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嚴卽二人一聲答應。隨即率領軍校。如狼似虎的奔入後室。吳應熊和兒子世霖知事不妙。早已躲入複室。軍校們四下搜尋不著。抓住一個小小侍女。用刀擗著頸項。逼令吐實。那侍女慌了。只好指明所在。一衆軍校打入一間暗室。仍然不見。誰知應熊卻藏在板壁夾裏。世霖却伏在臥底。軍校們有精細的瞧出形迹。先揭開臥底。將世霖拖出。隨手用一條索子捆起。應著小龍纏身夢兆。應熊藏在夾壁裏面。這時抖戰不止。軍校們早已瞧科明白。當將夾壁打開。牽出應熊。亦用一條索子捆起。又應大龍纏身夢兆。請問這應熊父子被捉被捆爲何不則一聲俗說。蛇見雄黃。父子們因金福格格抵擋來人不住。早已是昏頭昏腦。神經喪失的了。閑話刪除。要講明珠旣拿獲要犯。也不問情由。當卽帶拖

帶扯的押赴瀛臺。此時康熙帝已升了御座。左右排列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別的駙馬及內務大臣。一時肅靜無聲。當由明珠見駕。繳旨。奏明欽犯吳應熊吳世霖父子俱已拿到。康熙帝點一點首。即傳內侍牽曳應熊父子兩犯。匍匐階下。畢竟皇上與姓吳的有些關係。先用溫言套問。說應熊你今日知罪嗎。應熊在地連碰頭說。臣實無罪。臣的父親作事。臣一概不知。康熙帝笑說。好個不知將來你父親了。大清江山做了皇帝。立你做個太子。你的兒子便做皇孫。那時你知也不知。應熊又碰著頭說。臣願永久做皇清額駙。甚麼太子不太子。臣的夢魂兒也不作此想。臣父遠在雲南。臣近居京畿。有二十年之久。父子遠隔。毫不通風。望皇上念太宗世祖近念金福格格并察臣平日報國微忱。邀格減輕。臣罪這生死都不敢忘恩的。康熙帝聽到這意思。少動轍面。一想朕若不下決心。如何幹得大事。當把牙關緊咬。用手將御案一拍。說朕欲容你。奈國家法律是不能容你。按大清法律。一人反逆。九族全誅。無論你是否與你父三桂通同謀逆。但照法律定罪。是容你不得。并容你兒子不得。你父子不必怨朕。你須怨你父。吳三桂不必多講。刑部尚書莫洛何在。快將他父子一齊牽出。吳世霖原來皇上在瀛臺鞫囚。其他文武百官。可不必列班。獨刑部尚書是要在駕前候旨的。這時莫洛得了聖旨。何敢怠慢。當將吳應熊吳世霖押下。窮擗。應熊知不得活。便潑口大罵。可憐世霖小子。自出娘胎。嬌生慣養。

此時要做月頭之鬼。免不得呼爹呼娘。放聲大哭。在這個當兒。那金福格格卻從宮內跑來。一路哭呼。冤枉聲稱。要與皇上拚命。康熙帝瞧出來。急不勝忙。把御他一拂。就此退後。這邊金福格格。聞來早有侍衛擋住。格格急得沒法。轉身趕往法場。誰知未到法場。那應熊世霖兩顆腦袋早已落地。可憐金福格格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再生。當由內廷派出總管太監。將他拴回。從此金枝玉葉。便做了寡鵲孤鸞。這卻不提。了却應熊在京一面。單講康熙帝斬却應熊父子。是要教三桂知道厲害。是要教三桂得了這種警告。由此心忤膽裂的丟下世霖首級。合屍掩葬。隨將應熊首級。用小木籠裝好。并差八百里加緊驛遞。送給雲貴總督甘文焄。這甘文焄表字仲明。係遼東人氏。籍隸漢軍正藍旗。由朝廷特派前來。監視三桂行動的。另雲南巡撫朱國治。貴州巡撫曹申吉。亦在前年與姓甘的同時放出。但那國治是與文焄一氣的。申吉是不與文焄一氣的。因為甚麼。著三桂轉派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出運動。姓曹的已經軟化。獨姓甘的和姓朱的強硬到底。不受吳藩運動。有時三桂擺出那和碩親王架子。實行小朝廷儀節。高坐銀安殿。所有南省文武百官。是要叩頭行禮。三呼千歲的。甘文焄和朱國治每每託故不到。三桂也無法可想。現在吳藩既大起兵馬。稱為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當日檄文一出。甘文焄忙的点兵調將。無如是點兵不至。調將不來。一所總督衙

門圍園四周反被吳營包住。要同巡撫朱國治會話。也就不能。這日正在內衙悶坐。忽見旗牌官入內。稟報說是京城裏有八百里加緊馬遞。并飛送一顆人頭過來。文煨趕著公服升堂。來人投到文書。係蓋著兵部大堂印文。拆開一看。乃知傳來首級。不是別人。正是逆藩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諸位看到這理。必然有一句話駁我。既說是吳藩起兵。沿路城池必有吳兵把守。如何這驛站還通這顆人頭。就沒人盤查嗎。要曉得吳藩當時號令。是准許各路文書投來。不許滇省文書發出一者。因為各方歸附。或有緊要機密來報。二者。因兒子應熊。向在京城。對於京報驛遞。尤其放行無阻。非敘此一筆不可。一。所以有這兩種原因。故爾吳應熊一顆首級得直達此地。總之牆風壁耳。驛遞既到。早有吳藩的偵探跟著過來。文煨知事情不可隱瞞。索性大張旗鼓。發貼出一張總督部堂告示。將應熊首級懸出。轅門示衆。這一示衆。不打緊。登時消息傳播到三桂藩邸。上下人等。無不盡知。却沒個人敢向三桂稟報。因這白頸項老鴉。是討人厭惡的。其中有個家將。靈活一點。竄入機密室。探頭張望。只見三桂同一班心腹。正在商議機要。請問三桂有幾多心腹。前編敘過一位是女培郭壯圖。一位方孝標。一位錢一飛。此時卻新添個人物。名叫韓大任。這大任是湖南人氏。却飽讀六弢。深明三略。自命爲淮陰侯。第二故別號小淮陰。這小淮陰來謁三桂。却陳說現在進兵方略。當先據湖廣。在荆襄一帶發展兵力。以破天

下之腹。再將珠江流域及揚子江流域連合一氣。然後直渡黃河。不向別處專攻。京師那韃子從山海關來。還請他從山海關去。不出三年。包管我公得志天下。規畫不差。不愧淮陰侯第二。方孝標接著進言說。前日接著四川總督羅森來信。并說是陝甘總督王輔臣亦一致贊同編書的。你後文不煩前文。那前編交代陝甘總督不是孟喬芳嗎。何以此次突然提出王輔臣來。諸位要原諒一點。在下的。一枝筆。實在是分撥不開。滿清的官場。動原無一定。這時孟喬芳已死。當然特派王輔臣來繼任。但王輔臣一向防邊駐紮在雁門關外。與內蒙古察哈爾藩王布爾尼原有關係。他這歸附吳藩。不打緊。那察哈爾部落也就脫離滿清關係。預伏下回。俗說是連枝帶葉在下。且丟過一邊。且談王輔臣與川督羅森是一氣。羅森與吳三桂是已有密約。這川陝一路當然歸入吳藩範圍。方孝標提到這裏。又是錢一飛插口進言說。如此看來。我公是威加四海。向藩耿藩既休戚相關。那廣西將軍孫延齡亦在我們掌握之內。我們是根深蒂固。後顧無憂。爲今之計。可按照小淮陰先生計畫進行。此次出兵湖廣。規復中原。是牢不可破。萬無一失的三桂。聽到這道理。神采煥發。哈哈大笑。一眼瞟到愛塔郭壯圖。那知壯圖神不在此。他的神色只顧注意外面。原來要進來報信的家將已在機密室外。望著壯圖擠眉弄眼。壯圖知有事故。一時不及理會。韓方錢三人議論。眼光直射注那來人身上。正在懷疑。却被三

桂○瞧○出○情○形○呼○喚○一○聲○說○壯○圖……你○在○這○理○發○痴○做○甚○麼○壯○圖○當○將○神○智○一○凝○說○怕○的○目○前○出○了○緊○急○事○故○不○然○那○個……三○桂○急○急○動○問○說○你○好○不○明○了○那○個○是○甚○麼○事○又○是○甚○麼○人○壯○圖○慌○忙○起○身○說○且○待○我○問○個○端○底○於○是○三○脚○兩○步○跨○出○室○外○忙○向○那○探○頭○探○腦○的○家○將○問○說○你○這○般○慌○張○有○事○快○講○那○家○將○欲○待○不○說○經○不○住○郭○壯○圖○眼○睛○一○楞○來○人○只○好○像○那○白○頸○項○老○鴉○一○五○一○十○把○禍○事○報○了○壯○圖○聽○到○清○廷○殺○去○吳○應○熊○傳○首○來○演○喫○這○一○說○不○覺○舌○頭○伸○出○來○縮○不○進○去○連○連○嚷○著○啊○唷○啊○唷○兩○聲○身○子○不○能○動○彈○三○桂○在○室○裏○聽○不○出○甚○麼○格○外○著○急○連○聲○大○呼○說○壯○圖……又○有○甚○麼○事○情○不○來○告○我○壯○圖○沒○法○只○好○轉○身○入○內○面○色○如○土○口○內○不○住○啊○唷○啊○唷○三○桂○急○得○跌○足○說○你……啊○唷○甚○麼○壯○圖○欲○言○不○禁○號○啕○大○哭○吞○吞○吐○吐○的○說○我……我○那○舅○兄○你……你○死○得○好○苦○呀○三○桂○這○時○心○如○刀○絞○不○禁○岔○聲○嚷○說○我……我○的○應○熊○兄○難○道○在○京○遇○害○嗎○壯○圖○哭○說○是○的○是○的○并○且○一○顆○首○級○已○是○懸○挂○督○轅……三○桂○一○聽○好○似○半○空○中○打○個○霹○靂○被○轟○去○泥○丸○宮○的○真○魂○登○時○烘○通○一○聲○跌○倒○在○地○直○首○直○脚○氣○息○全○無○正○是○

大○勤○干○戈○

爲○底○甚○事○

子○既○亡○身○

父○亦○絕○氣○

評曰：開編仍以詩起，并非編者好騁才華，不過因機軸轉換，當此絕大關鍵，非得這宏篇鉅製，不

足以冠冕一時。

叙康熙帝解決撤藩問題，却引起漢滿種族意見。滿人欲藉此以排擠漢人，漢人亦欲藉此以挾制滿人。卽如韓、奕、王、熙，未必實心忠滿，不過處於積威之下，不得不略獻計策，以免啟人主猜疑。然而三桂殘殺明裔，亦宜有此報施。天道好還，毫釐不爽。然而以漢人戕殺同類，亦未免過於忍心，甚非計之得也。

金福格格因有皇后迷夢，平日將應熊所作所爲，不肯絲毫洩漏。婦人內夫家而外，母黨皇室，且然況平民乎？讀此不勝感憤系之。

吾觀編者敘事，莫妙於穿插。明明欲急叙吳藩，却借傳首滇中，做個過峽。此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絲毫不著痕迹。

叙清廷誅吳應熊父子，趁手將康熙親王、簡親王帶出，叙吳藩機密室會議，趁手將韓大任帶出，至大任規畫中原數語，洵爲經天緯地之才，不愧以小淮陰自許。說三桂得應熊凶耗，純用逆筆，亦係編者特長。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議

三桂聽兒子應熊被殺的凶信。一時氣急攻心。暈倒在地。直首。直脚。氣息毫無。把個愛婿郭壯圖。傷得手足無措。帶哭帶嚷。連稱不好。轉是小淮陰韓大任。說郭先生不必焦急。消停一刻。殿下自會甦醒。這理用你不著。你可進內。通知王妃及王孫等。趕快前來。壯圖得著這句如飛的趕入後宮。報信不消說得。那王妃陳圓圓。愛妾連兒及壯圖的妻女。并姣娘。八面觀音。無不嬌嬌停停。彷彿是穿花蝴蝶。過來還有王孫吳世琮。今年已一十五歲。姪孫世琮。今年二十二歲。也衣冠華美。陸陸續續的跑來。最後踹著官步。是郭壯圖的兒子郭珍。今年也一十五歲。那八面觀音。乳名小寶。便是郭珍的聘妻。吳世琮的妹子。算是三桂的姪孫女兒。不是編書的煩瑣。因為後來有一段豔史。不得不鄭重叙明。爲後文蔡毓榮搜宮獵豔張本。這個當兒。男男女女。轟動一室。畢竟吳三桂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只這一種鴛鴦燕媚的聲音。送入耳畔。不知不覺的。竟會將一縷驚魂。喚轉回來。豈非天大的怪事。編者筆尖兒真有追魂攝魄之妙。讀至此。爲浮一大白。三桂醒轉悠悠的。歎了一口氣。雙眼微睜。圓圓同連兒早飛撲上前。齊吐嬌聲。說王爺醒了。……三桂略一轉身。才知此身原躺在地上。忙伸開雙臂。左手由圓圓拉了。右手由連兒扯了。無如他個軀殼。魁梧年已六十七歲。一時懶懶得很。兩個柔脆女人。如何挽他得動。還是姪孫世琮力大。轉到身後。一起勁。將三桂抱起。就勢躺在睡龍椅上。三桂見有